

庞泰熙 著

醒狮迎春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醒 狮 舞 春

庞泰熙 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1990年10月·广州

责任技编：吴少娟

醒 狮 舞 春

庞泰熙 著

*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—43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开 8印张 176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680册

书号：ISBN 7-80521-179-5/I·77

定价：3.50元

报告文学

- 那双滴血的眼睛…………… (1)
- 纵火悲曲…………… (20)
- 不待扬鞭自奋蹄…………… (35)
- 改革者的知音…………… (45)
- 超凡的胆识与追求…………… (54)
- OK, 摩登鸿华…………… (64)
- 建造金字塔的雷州人…………… (75)
- 龙与潮…………… (89)
- 拱北——对外开放的智慧窗口…………… (105)
- 鼎湖山下啤酒城…………… (111)
- 雄业扎根于土地上…………… (123)

小 说

- 法宝…………… (147)
- 富裕户和女雇工…………… (156)

○ 二 狮舞春·····	(171)
○ 破案之后·····	(176)
○ 0 0 8 号车引起的故事·····	(191)
○ 断树新枝·····	(212)
○ 两厢情愿·····	(221)
○ 乐遍城乡·····	(232)
○ 萧荔英当家·····	(236)

那双滴血的眼睛

——一个年轻考古学者的悲剧

震惊中外的文物盗运案

1984年夏，广州市公安局破获了一宗重大而又奇特的文物盗运案，震惊中外。

已盗运出境并由香港某公司拍卖的文物有：宋代三彩刘花枕（珍品）、唐代白釉绿斑蒜头瓶（珍品）、金代诗文罐、宋代定窑爪楞盖罐、金代酱釉剔花玉壶青瓶、元代白釉玉壶青瓶、金代白釉红绿彩大碗等30件，价值共计50多万港元。

此外，公安人员还从盗运者家中及其朋友处搜获文物79件，大多是国家严禁出口的。属国家一级文物的，有大唐三彩文史俑，宋代绿釉莲池鸭戏陶枕，宋代定窑刘花方枕，甌窑式范画等。此画装在一只精致的紫檀木匣里。文物专家小心翼翼打开木匣后，即看见金绉织帛裹装着的轴画，轻轻展开画卷，画长达13.8米。这是一幅人物连幅画像。画上四个“甌窑式范”正楷大字。文物专家仔细辨认挥毫下书者的名号，正是清朝道光皇帝御笔亲题手迹。画像的排列顺序是：道光皇帝、皇后、金贵妃、和妃、静妃、彤妃、无名妃。画

像工笔重彩，形神维妙维肖，呼之欲出。挂之墙上，满室生辉。专家们交口赞誉，此画堪称国宝。这是解放以来一宗最大的文物盗运案。触目惊心！这批文物，盗运者从何处得来？据盗运者交代，全部文物都是他从民间收购得来的。刑侦人员不会轻信口供。他们分析，罪犯是一个留职停薪的普通工人，哪能有这么多本钱？刑侦人员通过公安部文保处询问全国各地文物单位，有否丢失贵重文物，有否丢失“鬲宫式范”画？回答都是否定的。刑侦人员不得不重新研究罪犯口供的可信性了。

罪犯的长相，也不象个江洋大盗。他理着短短的分头。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，脸色白净，衣着整洁，象个文静的知识分子。事实上，他也很有知识。香港某公司寄来他所拍卖的文物记录全是英文。他可以从容地把全本英文记录翻译出来。广州海关一位英语翻译权威看过他的译文后，甚为惊叹。他的知识，还表现在鉴定文物上。他仅凭记忆，就能把经手收购来的130多件文物所处的年代、名称、品质作出准确的说明。一位文物鉴定专家对罪犯的文物学识表示吃惊。文物盗运者一些违反逻辑的行为，也使这位文物专家百思不解。按常情，文物盗运者盗运文物出境多以发财为目的，可是，他偏偏把可获最高价钱的“鬲宫式范”画、大唐三彩文史俑等珍贵文物保存下来了。这位年轻的文物盗运者，一定来历不凡！

他的不凡来历，引起了我们“跟踪追击”的兴趣……

他曾与吴晗的女儿两情相依

他叫李海平，32岁。出身于军队高干家庭，捕前是北京

某厂留职停薪工人。

少年的李海平酷爱读书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往往因为一本书，会招致莫名其妙的灾难。李海平的父母怕书招来横祸，忍痛地把书烧了，连心爱的古典音乐唱片，也被砸烂了。能怪父母么？那是“读书有罪”的年代啊！

李海平正处于求知欲极强的年龄。他偶然从北京近郊小书店里发现一本《英语常用词手册》，他欣喜若狂，倾囊买下了7册书，分发给喜欢读书的同学。父母被李海平的苦读精神感动了，托人从上海为他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。

那年代自学多么困难，没有老师，没有教材，他青春年少，精力旺盛，为寻找精神寄托，不荒废青春，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读书会，他们常常聚会传看当时十分难得的知识性书刊。在草文化之命的年代，确是一种勇敢的挑战。

1973年某天，他们又在一家小院子里聚会。

“蛮子哥哥”，随着清脆的叫声，一位十七八岁苍白秀气的姑娘走进来。她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女儿吴小彦。由于她的到来，热烈的谈话中断了，有人挥着手，示意不欢迎她。她笑着，大声“抗议”：“这又不是红五类的天下，你们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”

两年前，李海平曾见过小彦，那时她又瘦又小，脸上愁云满面。想不到在逆境中，她也艰难地长大了。她在这种场合出现，脸上有了笑容，露出了少女的纯真。李海平对朋友们说：“她这么高兴，我们欢迎她参加读书会吧！”小彦对这个替她说情的陌生青年，感激地看了一眼，就坐了下来了。

读书会继续进行。小彦偶然念起了杜甫的五言诗。她

念：“人生不相见，”李海平接念：“动如参与商”。她念：“少壮能几时，”李海平念：“鬓发各已苍”。当时在座的朋友差不多都是诗盲，小彦和李海平你念一句，我诵一句，十分默契，俩人互相产生了好感。

聚会散了。小彦依依不舍离别，她多么眷恋聚会中以诚相待，互不为大的友爱气氛，她得到的温暖太少了。众所周知，吴晗夫妇已被迫害致死，只剩下她和一个弟弟，相依为命，受尽欺凌。只有在聚会中，小彦少年老成、郁郁寡欢的神情才一扫而光，脸上才有笑容。李海平对她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

此后，他们经常在聚会中见面。有一次，小彦对李海平诉说起父母的悲惨遭遇，不禁声泪俱下。

“1968年，爸爸被送进了监狱，妈妈被送进‘劳改队’。妈妈身体弱不禁风，患有多种疾病，但被安排住在旧浴池里，不到半年，双腿瘫痪了。我那时才14岁，每天骑车往返30多里路去护理妈妈，替妈妈做劳改的活儿。为了治好妈妈的瘫痪，我在自己的腿上练针灸，然后再给妈妈扎针。有时针拔不出来，我急得大哭，妈妈就鼓励我：‘彦，别急，别急，你看妈都不怕。’后来，妈妈的腿奇迹般好了。1969年3月，允许妈妈离开‘劳改队’，回家看病，我们姐弟高兴极了。谁知妈妈突然病发，大声喘气。我和弟弟立即把妈妈送到医院，医院害怕划不清‘敌我界限’，没有认真抢救。妈妈从昏迷中醒过来，说：‘彦，我想喝口稀饭。’弟弟立即去医院哀求，但遭到冷冰冰的拒绝。没过多久，妈妈就与世长辞了。第二天，我到太平间给妈妈更衣，妈妈双眼半睁，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，妈妈是死不瞑目啊。我合上了妈妈的泪眼，我的泪珠象断了线珠儿一样落下……

“1969年10月11日，有人来接我们去看爸爸，我们多么高兴，以为允许我们探监了。当看到来接我们的是医院救护车时，就预感到不祥之兆，心里很害怕。果然，来人对我们说：‘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。’我听了，如雷轰电击，嚎啕大哭。这时候，丧尽天良的人还大声训斥我：‘你们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，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，没有你们的好处。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！’就这样，连死去的爸爸也不让我们看一眼，更不知爸爸的骨灰在何处。只让我们拿回了爸爸的血迹斑斑的裤子……”

小彦说着，泣不成声。李海平听了，既愤怒，又同情，眼睛也掉下泪来。李海平出于正义感，出于男子汉心理，他愿意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保护这不幸的姐弟俩，在他们饱尝苦果的同时，还感到人间尚有温暖，还有友谊，使他们的生活不致那么落拓，那么凄苦，他感到自己有了一种责任感。那怕倒行逆施的人施加种种政治迫害，他也义无反顾。

又一次读书聚会之后，李海平送小彦回家。路上，那些在打砸抢中失掉了人性的无赖，常常欺侮小彦，这一天，有个无赖还向小彦胸部摸去。李海平被激怒了，猛扑过去，把无赖打翻在地，双手紧紧卡着无赖的脖子。另一无赖眼看不妙，捡起一块石头，朝李海平的头部砸去。霎时，李海平头上鲜血如注，疼痛难忍，松开了双手……

回到家里，小彦给李海平包扎伤口，默默流下感激之泪，

这天夜深人静之后，有人悄悄敲小彦的家门。自从吴晗夫妇死后，人们象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姐弟。他们听惯了“打砸抢”的轰门声，今夜里，谁这样有礼貌敲门呢？

小彦轻轻打开门（李海平跟在后面，以防不测）。进门来的是一位老工人，他面有愧色，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受苦

了。我已狠狠教训了那两个欺侮你们的小畜生。我白天不敢来道歉，怕人看见。深夜打扰了。”接着又关注地问李海平，伤势重不重。

这位善良的老人深夜来访，小彦感动了，世间还是有好人的！

小彦的家毕竟是书香人家，虽然被抄家多次，书籍、手稿拉走了几卡车，文物古玩也被扫荡殆尽。被迫从北长街搬迁到城南一隅，图书又散失不少，尽管如此，残留书籍仍有几千册。李海平如沙漠途中遇到了清泉，又惊又喜。他答应在小彦家长住下去，一方面照顾他们，另一方面，这几千册图书，将会给他增加多少知识呵。他看了小彦爸爸留下的珍贵文稿、主编的文史杂志，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但在那动乱的年代里，要静心读几本书谈何容易！小彦家无休止地受迫害，使这个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，也被卷进受迫害的漩涡中去：

1975年，“四人帮”一伙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。小彦日夜思念着屈死的父母，不理睬这强大的逆风浊浪，要翻父母的案。李海平明知道这是以卵击石，凶多吉少，想劝劝小彦忍耐，但想着小彦父母死得实在惨，生着不为他们鸣冤叫屈，不是白活了吗？小彦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三点要求：给她父亲落结论；交还父亲骨灰盒；交还所有被抄查的书籍文稿。“四人帮”一伙怕得要命，以小彦“影响首长安全”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。小彦被抓走那天，她刚动过阑尾炎手术，身上还有当日医生开具的证明。丧心病狂的打手们惨无人道地折磨着她。

李海平为小彦到处奔走申诉，可是，“四人帮”爪牙老羞成怒，把李海平也拘留了。

小彦从狱中出来后，意志受到了极大摧残，常常想自杀。她爱李海平，爱得情深谊重，不想连累他。一天夜里，她写好了遗嘱，放在抽屉里，吃了大量的安眠药。幸亏李海平发觉得早，强迫她大量饮水，吃西瓜，冲解药物。

小彦虚弱的身子软绵绵躺着，脸色非常苍白。她痛苦而又惭愧地看着李海平，眼泪直掉，绝望地说：“不能为父母鸣冤，又连累你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死了或许能给父母作伴。”李海平也哭了，抱起她的脸长吻着，安慰她：“海瑞罢了官，最后不也是平反了，重新起用吗？只要挺得过黑夜，白天总会到来的。”可是，这话并没使小彦呆滞的目光带来希望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彦，你还记得你爸爸说过的一段话吗？你爸爸说：‘一个人不能以利害关系与人相处’，两个人要好，不但在顺利情况下，更重要的是患难之交。这话说得多好啊。”小彦听了，眼光闪动了，姑姑曾告诉她关于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。爸爸妈妈恋爱时，妈妈瘫痪了，祖母怕绝后，哭着劝爸爸不要和妈妈结婚，并动员姑姑做爸爸的思想工作。爸爸语重心长地对姑姑说了这段话。是啊，李海平这样爱她，她能撒手而去么！但她又叹息了，若仅仅是疾病缠身，尚有勇气搏斗；但无穷无尽的折磨何时了啊。

1976年毛主席逝世。小彦的脸色更阴郁了。9月23日，李海平正要上班，吴小彦突然叫住他：“海平，你回来，亲亲我。”李海平赶着上班，没留神小彦神色反常，匆匆亲了她一下，说：“再迟赶不上班车了。”谁知道，他们这一吻，竟是最后的诀别。她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用自己的死来抗议万恶的“四人帮”。

李海平的心碎了。他们盼望着光明一天到来，可是，光明来得那样迟，小彦绝望了。小彦死时，连件好衣服也没有

啊！

考古之路

人死了不能复生，李海平把全副心血融进书本里，才不至被极度的痛苦和思念所摧毁。但是惨痛的经历使李海平无意再研究历史。小彦一家四口人惨死了三个。小彦父亲的朋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被折磨至死……他们研究历史上的死人，竟被死人连累至死，这是多么荒唐而可悲的现实！当然，也有活着的，那是一些考古学者。这表明千年古董比历史死人“温厚善良”得多，研究古董，比研究死人，安全系数大得多。李海平“糊涂”了，他决心专攻考古。

1979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招收中英文翻译编辑，李海平报名应试。监考老师对李海平的考卷赞赏不绝。考试结束，监考老师按捺不住对李海平的喜欢，当场表示李海平定能考上中英文翻译编辑。

可是，极左的阴魂未散，到了政审这一关，他被莫名其妙地刷了下来，使他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进取机会。

李海平陷入了痛苦而又迷惘的思考之中。他出身于军人家庭，历史清白，为什么过不了政审关呢？或许是因为坐过20天牢？可那是为无辜受迫害的弱女子奔走呼吁，坐的是“四人帮”的牢呀！

1980年，一位美籍华人发现李海平是一块可雕美玉，十分乐意做李海平的经济担保人，要送他到美国留学。李海平转忧为喜，自以为有了奔头。但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。在美国的同学连续给他寄来两次入学通知书，而他一直未能领到出国护照。接二连三的刺激，李海平对社会的思考，从

迷惘变为失望了。他觉得现实太冷酷了，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了，国内国外都无路可走。他觉得可悲的是：假如一个青年胸无大志，不学无术，懒惰成性，被社会抛弃，还情有可原，但他勤奋好学，为什么处处碰壁，找不到施展抱负的地方呢？

他因为准备去美国留学，已留职停薪，他成了社会闲人。幸好，他没有甘心沉沦，古文化的光辉，给他照亮了一条古老清幽、艰难遥远之路，这就是考古之路。

迷上了古文物

北京城一间专供外国人参观选购的文物商店里，经常出现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年轻人。神经过敏的售货员总是提防着他随时作案。但过了不久，售货员就改变了对年轻人的看法。有位女售货员说：“这人绝不是小偷，但肯定是个白痴！”难怪这位售货员武断，因为这位年轻人在文物前忽而全神贯注观察，忽而闭目寻思，忽而微笑，旁若无人，往往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。这年轻人就是李海平。

学习古陶瓷比学习英语困难得多，不仅需要书本知识，而且需要实践，要直接和出土文物打交道。李海平对古陶瓷发生浓厚兴趣时，尚无一本介绍中国古陶瓷的专著，有关古籍亦屈指可数。李海平苦心整理各种期刊，亦难成系列，更需要接触实物进行探索研究。但是，他一个社会青年，哪里有福气用手摸摸古老的活宝？他只能跑到文物商店里，用专注的目光，穿过层层玻璃，用心揣摩而已。可是，眼看手勿动，是难以掌握鉴别知识的。李海平为此苦恼。

1982年初，一阵搜寻地下文物的浪潮席卷北方大地。几

千年来，只晓得土地价值的农民，睁开眼睛，突然发现了文物的价值。他们筐装车载，运往北京，交给给文物收购站。旧文物之多，常常使收购站呈饱和状态，拒绝收购，即使勉强收购，价钱也压得极低。

李海平经常留连于文物收购站前。他在这里研究文物，不用隔着柜台玻璃，偶然也能用手摸一摸，仔细辨认花色图案，尝试鉴定文物的年代、品级、出处等，这对于李海平来说，真是其乐无穷。

一天，一位农民骑着自行车，载着一筐出土器物来到收购站前。他汗流满面，兴致勃勃。可是，收购员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——“停止收购！”农民着急了，诉说搜寻这些出土器物的艰苦，苦苦哀求收购，那怕价钱贱一点也好。收购员冷着脸，听得不耐烦，指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出土瓷器，吼道：“别说收购，就是送给我们，也没处放！哼，什么古董宝贝，一筐筐垃圾瓦砾，害死人！”农民激怒了，满脸通红，突然发起了牛脾气，他双手倒提着箩筐往上一举，哗啦啦一声响，年代参差、形状各异的出土瓷器，一齐发出绝望的呼叫，永远失去了价值。农民头也不回，愤愤离去……

李海平目睹这个场面，多么心痛难过啊。他走向废堆，拾起一块破瓷片，仔细辨认一下，眼睛一亮，激动不已。这是明代永乐青花松树圆盘的破瓷片。李海平急忙在废堆中，翻拾其余相同的瓷片。他手捧着支离破碎的瓷片，思绪万千，想起《历史研究》介绍过一个真实故事。

莫卧儿皇帝贾汗吉尔在自己所藏的宝物中，最喜欢一块中国盘子。但有一次这块盘子因保管者不小心而被摔破了。这个保管者暗中派人到中国去买一个类似的盘子。但是两年

过去之后，这人还没有回来，而贾汗吉尔却想起了这盘子。他听说盘子已被摔破，立刻大怒，将保管人毒打一顿，并没收了他的财产。这个保管人经过2个月才养好棒伤。贾汗吉尔给与他5000里拉，并发还给他四分之一财产，要他去寻找类似的一块盘子，倘若找不到，就永不回国。幸而这人在波斯国王那里遇到了类似的一块盘子，并且使波斯国王将这块盘子让给了他，才使他幸免于难。

外国人把中国的盘子当宝贝，当黄金，而有些中国人却当瓦砾。这只被埋没了数百年的永乐青花松树圆盘，好不容易重见天日，忽又被无知的人摔得粉身碎骨，人们对古文化的价值，太缺乏认识了。更可叹的是，全国人民捐款修复万里长城，却有人偷拆城墙的砖做猪舍。当农民翻地建房时，挖出陪葬的陶瓷器物时，往往认为不祥之物，一锄毁之。曲阳县的农民不知道有定窑，邯郸附近的农民不知道有磁州窑。悲呼！惜呼！痛呼！

不久，非法的文物自由市场应运而生。北京观园、龙潭湖等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古文物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自由市场成了李海平考古的大课堂，他终于意想不到地得到了接触实物的机会。

随着沿海某些地方的收录机、手表、尼龙布走私的衰落，一帮走私老手飞车北上，直奔文物自由市场，象强盗似的抢购古文物。钱立刻使农民认识到出土文物的价值，使他们聪明起来。农民抱着古陶瓷，就象抱着独生子，漫天要价。李海平买不起，唯叹惜而已，眼睁睁看着一些文物宝贝一批一批落入走私佬手里，他又心痛又嫉妒。为了购买珍品，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。妹妹所得的2000元复员费，被动员借用，又向居住在香港的岳母借了5万港元。再东奔西

借，他终于有了一笔款。他立下宏愿：“要成为出色的考古学家，要成为拥有系列精品的收藏者。”

自由市场上秦汉以前的器物极少，宋元时期的器物居多，品种绝大部分是陶瓷，李海平把心思集中在研究古陶瓷上。

偶然一次机会，李海平看到一位乡村老教师收藏多年的两件古陶瓷，经他仔细鉴别，认得一件是元代磁州窑的龙纹罐，另一件是宋代磁州窑的陶枕，它们虽然有点儿残缺，却使李海平兴奋异常，连忙询问价钱多少。老教师说：“这两件东西都是我从农民锄头底下抢救出来的。文化大革命中，我把它们埋藏在地下，才得以幸存。要不是生活困难，我才不肯出售呢。”接着开口要的价钱是：龙纹罐一千二百元，陶枕二千六百元。教师要价时，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古文物，甚是依依不舍，那神情也象骨肉分离一般。看来，老教师也是个识货人。李海平被两件古陶瓷陶醉了，顾不得价钱高低，欣然买了过来。是夜，李海平枕着那件死人枕过的陶枕睡觉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。他似乎看到陶枕光芒四射，展现出宋代灿烂的文化。李海平占有系列珍藏的欲望愈加强烈了。

钱迷心窍

1982年底，北京城内的文物自由市场被取缔了。李海平庆幸在往日的交易中，和农民建立了关系。农民源源不断地把文物带到他家中进行黑市交易，李海平对这种原始的讨价还价形式感到讨厌，但对农民在交易中提高了对文物的认识，还是高兴的。他们会鉴别什么是赝品，有无商业价值